

〔清〕錢儀吉 撰

三國會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三國會要 / (清) 錢儀吉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歷代會要叢書)
ISBN 7-5325-0216-3

I. 三... II. 錢... III. 會要—中國—三國時代
IV.D69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5494號

歷代會要叢書

三國會要

[清] 錢儀吉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ISBN 7-5325-0216-3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97×1092 1/32 印張25.75 插頁5 字數 561,000

2006年12月新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0216-3

K · 21 定價：59.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系



9 787532502165

0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com

出版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編輯《歷代會要叢書》的過程中，查詢到上海圖書館藏有清代錢儀吉《三國會要》稿本一種，決定以錢本為基礎，參照楊晨的《三國會要》，重新整理此書，輯入《歷代會要叢書》。

錢稿本《三國會要》，是個沒有全部完成却很有特點的本子。楊晨曾見過這個本子，說「錢氏《會要》」，「稿已缺殘」（《三國會要敍例》）。我們今天見到的錢稿本，應當就是楊晨所說的「缺殘」的本子。現存錢氏稿本，目錄和統系、天運、禮、文學、樂、食貨、民政、輿地等門比較完整，選舉、職官殘缺嚴重，兵、刑有目無文。稿本除很少一部份刊印外，大部份是手稿（或抄寫本），甚至是草稿。有些草稿是用《三國志》等書剪貼而成，有些是潦草寫成的初稿，天地上還有小字眉批。細檢全稿，還發現有繆荃孫的一小部份《補三國會要》草稿，另外還有錢儀吉的《晉會要》、《南北朝會要》的少量殘稿。要整理這樣一部未完成的稿本，是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

這一部沒有全部完成的稿本，有沒有整理並出版的價值呢？這就要談談錢稿本的特點。

統覽全稿，可以看出，這是錢儀吉花了大量心血的一部書。這部在清代乾嘉學派漢學高度發展影響下修撰的《三國會要》，有時代賦予它的某些特點，這是宋代徐天麟修《兩漢會要》時所沒有的；而且，是書所採擷的資料相當豐富，有些門類的內容比楊晨的《三國會要》詳備。楊晨貶這部稿子「采錄未廣」，不免有揚己抑彼之嫌。事實上，楊晨不僅參閱了錢稿本，某些部份還抄錄了錢稿本的內容。

爲了評價這個稿本，有必要先介紹它的作者。

錢儀吉，字藹人，號衍石，嘉興人。生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卒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嘉慶戊辰年（一八〇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歷官雲南山東主事、貴州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又任總辦八旗現審處會典館總纂，累遷至刑部給事中、工科掌印給事中等職。道光庚寅年（一八三〇年）他五十八歲那年，因公累罷官。以後，曾在廣東學海堂、河南大梁書院任主講，最後卒於大梁書院。

嘉慶壬戌年（一八〇二年）三月，錢儀吉因父親亡故回到故鄉，直到己巳年（一八〇九年）重新外出，在這七、八年間，他「奉母里居多日，多沈潛經史，纂述極富」（蘇源生：《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見《碑傳集補》卷十）。《三國會要》稿，可能編撰於此時，但也不排斥罷官任主講時所作的可能性。

錢儀吉一生著作頗多，在文史方面都很有成就。除未完成稿《三國會要》等書以外，還有《碑傳集》、《補晉兵志》、《三國志證聞》、《衍石齋紀事稿》十卷、《續稿》十卷、《刻楮集》四卷、《旅逸小稿》二卷。上海圖書館還藏有未刊稿《閩遊集》二卷、《北郭集》四卷、《澂觀集》四卷、《定廬集》四卷、《晚年稿》五卷、《庚子生春詩》二卷等詩稿多種。他還另著有《皇輿圖說》四十卷、《國朝獻徵錄》、《先正事略》、《經典證文》、《說文雅厭》等著作。著述雖多，刊行的却不多，《三國會要》即其中之一。

錢儀吉出身於官宦之家，從小有機會熟讀經史典籍。他十二歲就偏讀《十三經》，精熟《文選》。他猶喜讀史，對《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尤為熟悉，這對他以後編撰《三國會要》起了很大作用。從現存文稿中包含少量未完成的《晉會要》、《南北朝會要》稿看來，他當時可能有一個大計劃，完成自三國至南北朝會要的編撰工作。可惜這一規模宏大的工作未能完成。

後人評論錢氏《三國會要》，說它「博采見聞，旁羅散失，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以本書。帝系、輿地或為之圖，或為之表，條繫字綴，鉅細畢賅。」（《清史列傳》卷七十三）「《會要》體例視徐天麟有所出入，不限斷以本書。」（《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這些評論，并非譽詞。由於錢儀吉曾任會典館總纂，專辦天文、輿地等事，加之他又編寫過《皇輿圖說》四十卷，這就使他的

這部《三國會要》在天文、曆象、輿地等方面遠較楊晨《三國會要》詳備精審。

錢氏《三國會要》在前人《會要》編撰基礎上，體例有所創造，門類有所擴充。如「帝系、輿地諸門，或爲之圖，或爲之表」，「推步術算以及史文奧蹟者，通其所可知」，「爲之注釋」。「三者皆徐氏所未有，而予刻意焉。」（《三國會要略例》）此外，文學門略舉經師，民政門附鈔希姓，都說明錢儀吉有志把這部《三國會要》編成一部在前人會要基礎上有所提高的著作。

在材料的采集上，錢儀吉除采錄《三國志》等正史材料外，還大量搜集古籍中有關三國的史料，編入《會要》。例如，他從《開元占經》取王蕃《渾天象說》，於《隸釋》中取《三字石經》，於《永樂大典》中得《魏都城圖》（即《大典》卷九五六一中的《曹魏城闕圖》）、《金墉城圖》，於《至正金陵新志》得《吳都城圖》等。在文獻資料方面，他還查閱了《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玉海》、《華陽國志》、《唐六典》、《唐律疏議》、《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輿地廣記》以及當時的《中論》、《人物志》等書。尤其要指出的是，錢儀吉還引用了不少地方志材料，充實了輿地門的內容。爲了吸取當時乾嘉學派歷史考證的研究成果，錢儀吉還輯錄了《三國志證聞》三卷，這無疑提高了這部《會要》的學術水平。

遺憾的是，不知什麼原因，錢儀吉沒有能全部完成這部稿子。但是，後人還是注意到這部未完成稿的價值。比錢儀吉遲的著名學者繆荃孫（一八四四——一九一九年），可能從錢

氏後人處見到這部稿子，並爲之補《三國會要》（主要是輿地門吳州郡部份）。楊晨也看到這個稿本，並吸收了錢著的內容，重加補充、編排，完成了他的《三國會要》。錢著《三國會要》奠定了楊著《會要》的基礎。楊晨在《三國會要》的編撰上有他的功績，他的《會要》比較完整，體例也還精當，長期來爲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這都是應當予以肯定的。但他故意貶低錢著《三國會要》的價值，似乎有損於學者的文德。

鑑於以上原因，我們決定克服重重困難，對這部未完成的《三國會要》稿本進行校點、整理。從拍照、抄錄、標點、校對到編排，前後大約花了兩年時間。整理的基本原則，是保持錢著原貌，只作校點，對其缺文不另作輯纂。但因錢著有目無文者數量還不少，而久已刊行流傳的楊著比較完整，因此，我們就把楊著有關內容輯入錢本缺少正文的綱目中，這樣，錢、楊兩著可互爲補充，既存錢著原貌，又可吸取楊著之長。按照這一方針整理這部《三國會要》，就使這部書具有「合鈔」的性質。這是我們在整理過程中反復實踐的結果，我們感到也只有這條路比較可行。

對該書具體的整理方法，擬作下列說明。

一、全書以錢著目錄爲綱，錢著內容爲主，楊著爲輔。楊著內容已爲錢著包括者則刪去（這種情況不多）；楊著可補充錢著者，也予以輯錄，可互見異同，相互參照。錢著有目無文、

可以楊著補之者，錄楊文；錢著有目無文、也無楊文可補者，存其目，以保持錢著原貌。所補楊文下，一律標明「楊」字，以資區別。

二、錢著目文頗有不一致者，按實際內容調整之。

三、錢著循朱熹《通鑑綱目》以蜀爲正統，先蜀而後魏，楊著先魏而後蜀，一仍其舊。楊文輯入錢著綱目時，則按錢著原則處理。

四、錢著《略例》中提到的《魏都城圖》、《金墉城圖》、《吳都城圖》等地圖，原稿缺。今據《永樂大典》九五一六卷補入前兩圖，同時輯入清人撰的圖說。《略例》所云「於《至正金陵新志》得《吳都城圖》」，查今存各本《至正金陵新志》，均無《吳都城圖》，只有《舊建康府城形勢圖》，建康府非吳都建業。爲備考，將《舊建康府城形勢圖》作爲附錄補上。另附明陳沂撰《金陵古今圖考》（無卷數，收於《四庫全書》）中《孫吳都建鄼圖》，也作爲附錄備考。兩圖均漫漶不清，特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劉思源先生臨摹重繪，圖中地名不清者以□□標識之。

五、錢著引「二十四史」文字有異同者，均按中華書局標點本改正之，不另出校記。其中避諱字，如「玄」作「元」，「弘」作「宏」等，亦均逕改正之。

六、繆荃孫有《三國會要補》稿本少量，按錢著目錄補入。所補繆文下，并加「繆補」二字，以明來源。

七、書後附參考書目、楊晨《三國會要敍例》和目錄後序，以備參考。

對提供錢氏稿本和種種方便的上海圖書館顧廷龍館長和圖書館古籍組諸同志，我們謹致以誠摯的謝意。沒有他們的支持，錢氏這部稿本是沒有可能刊行并流傳的。

本書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劉修明、楊善羣、曹莉芳校點、整理。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方詩銘研究員對本書的整理工作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并審閱了部份書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同志在本書的編審過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沒有他們細緻的工作，本書是不可能較快和讀者見面的。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 劉修明

三國會要略例

予自弱冠，流觀乙部，日誦政書，每苦歷朝史志，以類求之，多不相續。雖沈約遐稽皇古，隋書并包五代，彼皆義取兼及，語焉不詳。卽京兆之典，貴與之考，囊括綿紀，亦僅舉其大端。獨會要製如杜典，而斷代爲之，又不拘以文史之體，條綴字繫，鉅細畢賅，予竊有取焉。顧兩漢述於徐仲祥，唐、五代成於王齊物。爰自章武偏安，迄乎大業末造，其間帝制十二代，涉歷四百年，概未有述之者。不揣弇陋，爲補其闕，曰三國會要，曰晉會要，曰南北朝會要，而三國之書先成，因著其命意緣起如此。

會要之體，又有二焉。王氏之於唐、五代，近接見聞，多錄文案；徐氏之於兩漢，遠稽載籍，頗類史鈔。今之體裁，悉本徐氏，而又有所變通者。蓋西漢惟取孟堅，東京稍輯舊注，茲則博采見聞，旁羅散失，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於本書，此其不同也。古之學者，左圖右史，用資考鏡。若乃龍門十表，原本周譜，旁行邪上，又圖之支流也。故予於帝系、輿地諸門，或爲之圖，或爲之表。至於推步術算以及史文奧蹺者，通其所可知，則又間爲之註釋。三者皆徐氏所未有，而予創意焉，此又不同也。始予嘗欲補撰姓氏，兼錄藝文，旣而思之，肉譜之學，

貴於通貫前後，脈絡相仍。而隋書經籍，或無撰人之名，亦難限以時代，乃別撰姓氏通略，參文通略，而於此則皆闕焉。惟文學門略舉經師，民政門附鈔希姓，識者幸無訾其疏漏，此又予撰集會要三書之通例也。

陳承祚、習彥威同爲晉臣，而國志帝魏、春秋尊蜀者，蓋承祚世仕劉朝，跡同歸正，且目睹泰始之禪，而欲以西邸之降王，爲興朝受終之神主也，烏乎可？若夫江左偏安，略如章武，習氏乃得以申其正議，非兩賢才識有殊，所遇之時不同也。自朱子通鑑綱目以蜀爲正統，今則久經論定，無俟表徵。故予撰次前事，惟先蜀而後魏，而於承祚本文，不敢迴易一字。卽蜀二主之稱，亦仍舊貫，蓋史鈔之體，固應爾也。惟他書間有斥二主名者，今悉改書先主、後主。曩乾隆間，敕修四庫全書，昔人著述有斥漢武名者，特詔俱爲刊正。是則予之爲此，所以恪循先朝訓誥之美，又不徒爲拙著畫一之體而已。

裴世期之注國志也，鈔內衆書，隨違矯正，觀其用心，博而密矣。然而公安改名，一事兩出；黃初朝日，校術懸殊。蓋著述之難，雖聚學審問，終不能無小誤也。予旣錄本注，旁求他籍，於晉書得魏律序、毛后銘旌議，於宋書得魏吳諸樂章及長沙桓王父名，於水經注得劉靖戾陵塲表，於通典得諸禮議及九品之法，於開元占經得王蕃渾天象說，於隸釋得三字石經，於續通鑑長編得魏戶口數，於永樂大典得魏都城圖、金墉城圖，於至正金陵新志得吳都城圖。又

覽類書以甄墮遺，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考專家以鏡始末；如官制則唐六典、刑法則唐律疏義，輿地則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等。采當時議論以究風俗。如徐幹中論、劉劭人物志等。連綴塗改，朱墨紛紜，念釋在茲，不遑監寐。顧以性謝彊記，家鮮儲書，掌錄徒勤，汗青難信。且蜀、漢遺事，涉獵尤罕。僅於華陽國志知其有太學，於玉海知昭烈嘗置五軍。一官匏繫，不得窮訪穹谷，親質方聞，瑋編珍奏，豈絕天壤，輟翰相思，屏營曷已。

徐氏兩會要，其類皆十有五。西漢并封建於職官，東漢并祥異於術數。今則封建、祥異皆別出之，而并輿服於禮制，猶十有五也。改帝系爲統系，術數爲天運，方域爲輿地，蕃夷爲外域，餘皆從同。前賢考論，間存數則，其有管莊之見，亦附著各條之下。陳志傳本官刊而外，以明馮祭酒本爲勝，然譌奪亦不少。予嘗采集錄義門何氏、西溟姜氏、少章陳氏、立侯李氏、薑浦杭氏、東潛趙氏、辛楣錢氏、頤谷孫氏諸先生之言，讎勘積謬，爲三國志證聞三卷。而撰述此書，則又隨錄隨校。凡所據信，悉注下方，郢書燕說之譏，蓋戛戛乎！蕲欲免之，而卒未知其果免否也。

史家於古人名遇其所當諱，則改稱字。唐人修晉書稱戴若思、劉元海者，避高祖諱也。范蔚宗於郭泰、鄭泰皆書字，避家諱也。今本郭林宗傳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條，獨書泰名，乃章懷引謝承後漢書而誤入正文者，詳見錢氏考異。范書朱穆傳字張安世曰子孺，白田王氏謂是章懷所改。是則後人

避諱而改舊史，亦有前事可徵。今於鄭康成、劉威碩、崔季珪、邢子昂、滕承嗣、樓承先諸人，依章懷之例，皆改稱字。若陳長文亦字者，避先大父文端公諱，猶蔚宗志也。

是書之成，吾里葉兩垞維庚分編陳志，實始椎輪。朱筠麓前輩鴻爲注乾象、景初二術，海昌張神羊彥冠更審定之。三君子之勤，視予有加焉。家貧遠宦京師，族子弟無從者，又無錢以貨書手，版曹承乏，簿領滋繁，中更私艱，輟筆者近十年矣。入臺以來，政事差簡，長子婦李氏介祉、仲女遠菴、姪人姚靚請爲予錄稿。於是條緒粗立，首尾略具。予性剛才拙，終鮮朋友，又或篤行達材，或在公夙夜，而不及賞析文字。靜念平生，可與斯事者，嘉定陳蓮夫詩庭，桐鄉程密齋同文，陽湖董方立祐誠，而今皆已矣。匠石運斤，久亡其質；伯牙撫弦，恫乎有餘悲已！往李杏村詔德公車戾止，見予屬草，助以亟成。杏村好學湛思，靜照若鏡，行將寫副寄家，求是正焉。

